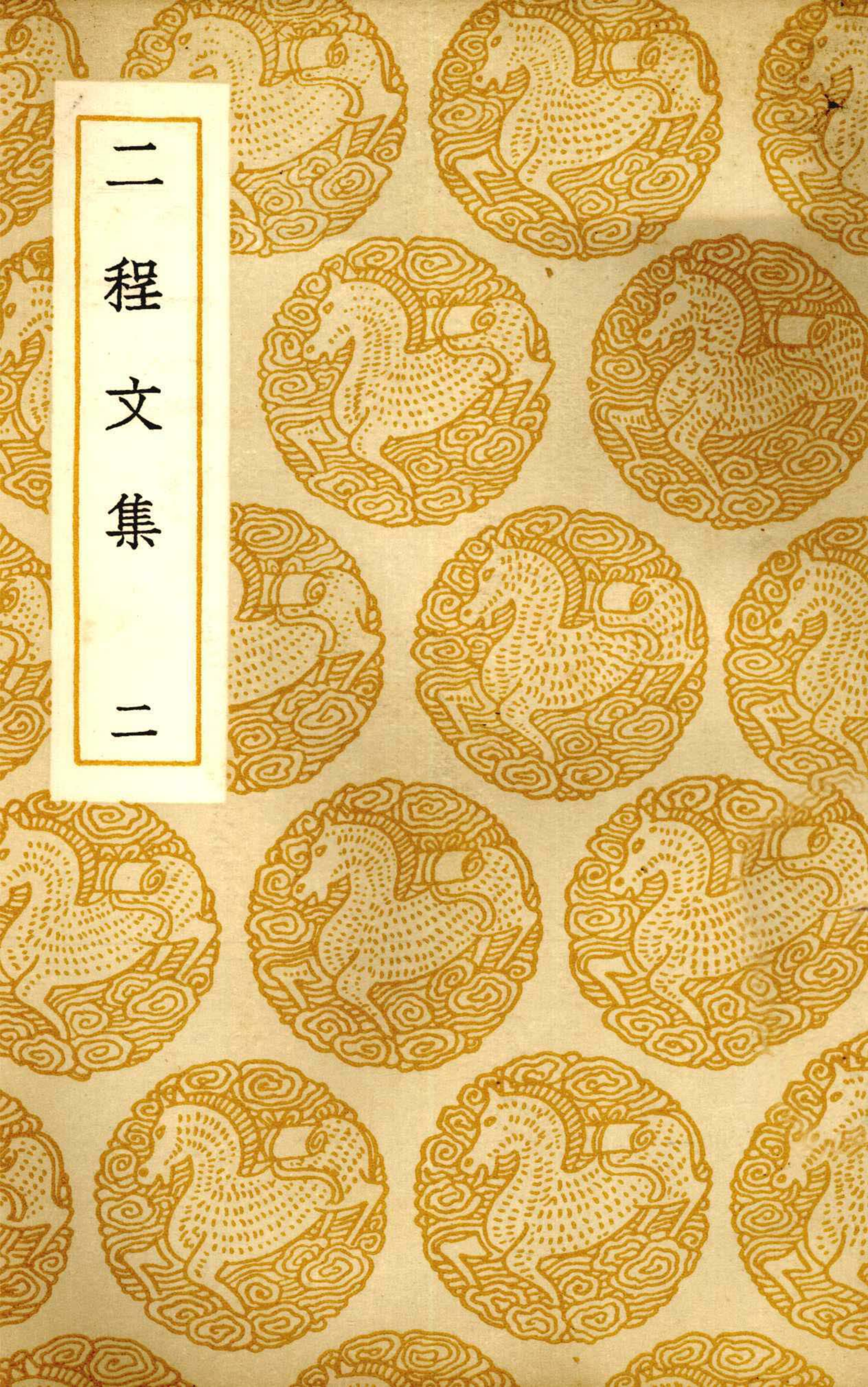


二程文集
二



二程文集

(二)

程程

顯頤
撰

一程文集卷之五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中謝。伏念臣才識迂疏。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頤言。今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中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寘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敕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而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猷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養一作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榱桷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開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尙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

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禮。只是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頤言。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數。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己。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敕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疏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

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尙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旣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尙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

爲知卹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

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閒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閒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肆}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嫠弱。豈得

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閒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

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尙書省黃牒。奉敕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疊。敍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敕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尙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一作將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樸愚。惟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敕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元祐二年春

臣顛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

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冲。閒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採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嫺。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卽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

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執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